

紅色風暴

金山 著

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集体討論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本書原由中国戏剧出版社于1958年10月
出版，現經作者修訂，由本社重排印行。

紅 色 風 暴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內 大 街 320 号)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新 华 書 店 发 行

書 号 1338 字 数 76,000 开 本 853×1163 耗 $\frac{1}{32}$ 印 张 $3\frac{3}{8}$ 插 頁 4

1959 年 8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59 年 8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

印 数 0001—8200 册

定 价 (4) 1.05 元



第一幕第一場：工人江有才之妻阻止丈夫典衣酗酒。

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剧照



第一幕第二場：施洋向工人群众发表演說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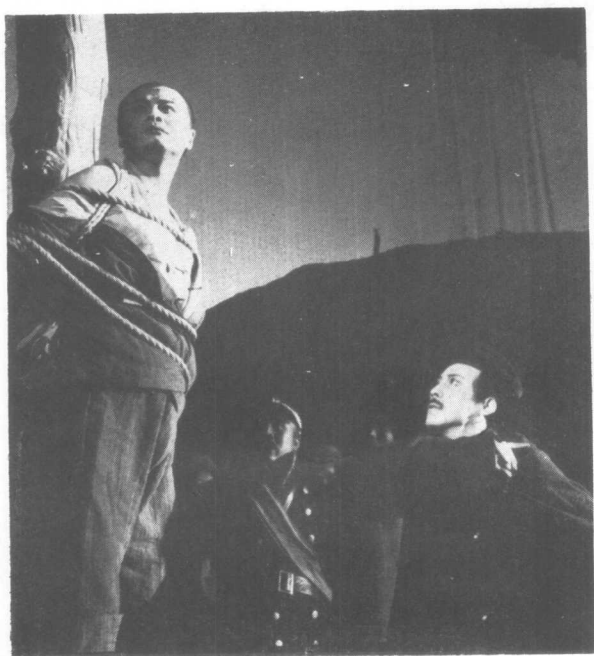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幕第一場：白堅武收買工賊。



第二幕第二場：施洋和林祥謙向反动軍警进行宣传。



第三幕第一場：林祥謙被捕后，
施洋与工人及工人家屬商拟对策。



第三幕第二場：林祥謙英勇就義。

全 剧 人 物

林祥謙——工人，共產黨員，三十多歲。

施 洋——律師，共產黨員，三十多歲。

林祥謙之父——老工人，六十多歲。（簡稱林父）

陳桂貞——林祥謙之妻，二十七、八歲。

黃得發——工人，三十歲左右。

黃得發之妻——二十五、六歲。（簡稱黃妻）

江有才——工人，二十七、八歲。

江有才之妻——二十多歲。（簡稱江妻）

孫玉亮——工人，二十七、八歲。

吳伯林——工人，二十多歲。

司機甲——火車司機，二十七、八歲。

司機乙——火車司機，三十多歲。

福建工人——若干人。

湖北工人——若干人。

工人及各界代表——若干人。

梁成武——武漢水電工會主席，三十多歲。

白堅武——兩湖巡閱使署的政務科長，是吳佩孚的心腹，人們都把他

當作吳佩孚的政治顧問，都以白顧問相稱。三十多歲。

趙繼賢——京漢鐵路總局局長，三十多歲。

魏学清——京汉铁路总局警务处长，四十多岁。

胡大头——工头，警务处密探，四十多岁。

齐副官——白坚武的侍从，四十多岁。

副官——赵繼賢的侍从，三十多岁。

班长——老兵，五十左右。

警察甲——老警察，四十多岁。

士兵——若干人。

警察——若干人。

馬弁——若干人。

营长——四十多岁。

斯鳩德——美国駐汉口总領事，三十多岁。

顧弗——英国駐汉口总領事，五十多岁。

海仑——英国駐汉口总領事秘書，二十多岁。

女护士——英国駐汉口总領事的特別护士，三十多岁。

第一幕

第一場

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，京漢鐵路的工人，在殘酷的軍閥統治下，過着奴隸般的生活；隨着中國共產黨的誕生，工人們得到了正確的指引，對統治階級的復仇火焰，漸漸從自在形成自為。這時期軍閥吳佩孚、張作霖之間，正由於權勢地盤之爭，興師動武，進行着劇烈的軍事內訌，京漢鐵路上軍運頻繁，沿路哀鴻遍野，民不聊生；鐵路工人們，在經濟與政治的雙重壓迫下，隨着中國共產黨的引導，開始吹響了反抗的號角。

地 點：

漢口江岸車站附近，林祥謙、黃得發、江有才合住的民房院內。

時 間：

一九二二年五月初。

布 景：

木屋，低濕、破爛，三家屋門相呼應，但均緊閉，中間林家門面較整潔。院內泥土高矮不平，凹處有水坑，院後低處是鐵道，一盞電杆上的路燈歪斜地伸展在空中。

遠處見江堤，傾斜而下。火車從屋後駛過時，煤煙立即弥漫全院，屋檐均被震動。

黄昏时，江岸的工人住区，军运火车不时经过，院屋摆动摇晃。湖北人江有才的妻子正在这残破凄凉的院中烧纸钱遥拜，怀抱干瘪着的病婴，口中念念有词。

邻屋湖北人黄得发的妻子出屋见状，趋前慰问。

黄 妻 小狗的娘，你又烧纸钱了。回头有才回家又要生气，人已死了三年，烧纸有什么用啊！……

江 妻 我是求我死了的爹保佑他外孙小狗呀，我真怕他活不了，有才挣这几个工钱，连喝稀饭都不够，哪来钱抓药！近來他又老在外喝酒，家里人死活他都不管……

福建人陈桂贞出屋，见状想去安慰，遭江妻、黄妻的白眼。

黄 妻 （冷語）誰叫咱們是湖北人，咱們要是福建人，不就有福建老板当靠山了。

陈桂贞欲言又止，叹息进屋。

江有才醉归，见妻烧纸钱。

江有才 又烧纸钱……，你爹生前跟我一样，也是把穷骨头，死后还会变财神爷？……死的那样惨，掉在锅爐里面，連他那把穷骨头都烧成灰了，你还想他显灵！……

江妻流泪。

江有才 你哭什么？老子有办法……

江有才进屋取出破棉絮要去典当，江妻死揪住不放。

江 妻 你疯啦！晚上不要盖了？！

江有才 放手！要不我就揍你！

江 妻 不放不放！（向黄妻）你来求求吧！小狗在发烧，晚上要冻死的呀！……

黄 妻 你放手，你放手！要不我叫得发去！

江有才 去你的吧，娘兒們少管閑事。

黄 妻 (急)你……你,我找得发去。(急奔下。)

江有才摆脱其妻,挟棉絮奔下。陈桂贞在門前見此情况,同情落泪。江妻絕望地抱着病嬰癱瘓在門前。陈桂贞不顧帮派之嫌,趋前安慰,江妻虽欲訴苦,但因丈夫与林家有帮派的隔膜,只得低头不語,强自压制自己的悲痛。

陈桂贞暗中拿出仅有的一块銀元,放在江妻身旁,退至屋中。江妻发现地上的銀元,本能地急将銀元拾起。有頃,覺得銀元必是陈桂贞所贈(或陈桂贞所遺),决心放下銀元,感到求助无門,望着病嬰哭泣。陈桂贞在門內見狀,忍不住又走了出来。

陈桂贞 小狗的娘,別难过了,錢是我的,你收下吧。快替小狗抓药,剩下的錢把棉絮贖回来,咱們都是穷人,有什么放不开的,有才不明白,对祥謙有疙瘩,你別告訴他这錢是我借給你的不就得了!……

江 妻 (收錢)謝謝你,……可你們也不富裕啊!

陈桂贞 唉,祥謙常說,穷人要帮穷人。往后你有了錢再还我吧。

江妻伏在陈桂贞身上,感激涕零。

江有才哼着京戏归来,江妻聞声急請陈桂贞离去。陈桂贞回屋。

江有才提着半瓶酒进院,一边喝,一边叨叨,不知說些什么。

江 妻 (气极)棉絮呢?

江有才 在当鋪里。

江 妻 当多少?

江有才 (伸出三指)三角。

江 妻 錢呢?

江有才 (指簾酒瓶)在这里边!

江 妻 把当票給我。我去贖。晚上不要盖了?孩子发着高烧,你怕他死得不快?!……

江有才 (喝酒)死吧!死吧!死了免得受罪!誰叫他生在我們工人家里啊!

江 妻 快把当票給我!

江有才 我知道你沒錢贖, 当票卖了, 卖了一角, 哈! 哈哈……

江 妻 你这沒良心的对头冤家呀! ……

江妻頓足, 一块銀元从她破衣袋中滾落地上。江有才惊奇, 拾起銀元。

江有才 一块大洋! 哪兒来的?

江 妻 ……

江有才 問你, 哪来的?

江 妻 ……

江有才 啊! 原来你身上藏着一块大洋……哪来的? 說, 說呀!

偷来的?! 拾来的?! 卖身来的?! (一把揪住妻子。)

陈桂貞激动地从門內冲出。

陈桂貞 別打她, 是我借給她的。

江有才 啊! 原来是这样……我江有才穷是穷, 可不会用你們福建帮的錢, 拿回去吧! (擲銀元于地。对妻) 你这不害臊的婆娘, 你丢我們湖北人的脸! 你……

江有才将妻子拖进屋中痛打。陈桂貞进屋阻拦。江妻掙脫出屋, 江有才追出。陈桂貞奋不顾身地冲过来卫护江妻。

林祥謙的父亲放工归来, 見狀惊异, 喝止江有才。

林 父 (向陈桂貞) 这又是怎么回事?

江 妻 林大爷, 林大嫂借給我一块大洋, 叫給小狗抓药, 被他看到了, ……他就……这日子叫我怎么过下去呀!

陈桂貞 小狗娘, 別伤心, 林大爷跟你作主。

江有才 (对陈桂貞) 你……

林父怒視江有才, 江有才畏縮不言。

林 父 江有才, 你穷昏了还是怎么的? 成天喝醉了酒打老婆, 真有出息……

江有才 我的事不用你們福建人管。

林 父 唔！又是福建人、湖北人，你这人哪，是根木头还是块石头哪？我不跟你說過，咱們全都一样是穷工人，別分什么湖北人福建人……

江有才 就得分，就不一样，你們福建人有靠山，我們湖北人啊，是穷到底了！我江有才决不用你們福建人的肮脏錢。

林 父 你真他媽的傻狗不識臭，桂貞，你、你、你告訴他，告訴他……

陈桂貞 我才不跟他說呢，他沒理好講。

林 父 好，那么我来講，你知道这一块錢怎么来的？这是昨天桂貞把我們全家的箱子底全都掏空了才当了这么一块錢，打算明兒买粮食的！你明白了嗎？……

江有才聞言愕然。

林 父 你別發愣，小伙子。不見外，我叫你声大侄子，告訴你，不是大爷跟你卖老，我当了一輩子工人，什么世面沒見過？財主佬、資本家，有一个好东西嗎？咱們工人翻身全靠自己！嘿，大伙兒要都象你这样，成天喝酒打老婆，那八輩子也翻不了身。祥謙沒說過嗎：咱們工人要拉得近，困得紧，你呀，白长着这么大个脑袋，得好好寻思寻思。（向桂貞）桂貞，进屋去，讓他一个人好好想想。（向江有才）还有，你得給我記住：往后不許你打狗子他娘！（向江有才揮拳頭）要不咱倆就先較量較量。（拿起銀元給江有才）拿着！先給孩子抓药，拿着！

江有才接过銀元，林父及桂貞进屋。江有才被林父的話所感，望了望門边站着的妻子，不禁掩面而泣。

江 妻 （挨近江有才）小狗子爹，別难过了，往后別喝酒了，把身子骨兒糟践完了！

江有才 没办法啊！我的苦林大爷也不明白，你，就更不懂了。

江 妻 林大爷的话说得多在理呀，赶明儿多跟他老人家谈谈……

江有才 你懂得什么呀，厂里明儿要开除我了！

江 妻 (大惊)啊！那……那不是死路一条了吗？！……

江有才 嘿，还有一条路。

江 妻 什么路？什么路？

江有才 (忽然神经质地叫起来)我不愿去，我不愿走啊！我……

屋中病婴哭声，江妻进屋。

江有才在门边不安地徘徊着……

江有才 (突然自语)我操他祖奶奶，真要逼死我啦！

黄妻拉着黄得发急忙归来，准备替江妻解围，见江有才一人在院中。

黄得发 怎么回事？……

黄 妻 (问江有才)小狗子他娘呢？

江有才 (指屋内)没事啦，在屋里。

黄妻进江屋。

黄得发 有才，你不害臊吗？堂堂男子汉，躲在家里打老婆。有种把拳头对准他们福建佬去。(指林祥谦家。江有才半晌不语)棉絮呢？

江有才 当啦。

黄得发 把当票给我，我想去赎。

江有才 当票卖了。

黄得发 你有没有良心？眼看把发着高烧的孩子冻死！

江有才 我的事你别管。

黄得发 我不管谁管？咱们俩从小一块拣煤渣长大的，你的事我能不管吗？我不管谁管啊？难道让他们福建佬来管吗？

讓財主佬來管？難道……

江有才欲言又止，忽然頓足抓腦，有苦說不出。

黃得發 有才，你怎麼啦？告訴我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這幾天我看你不大對勁，下了班就喝酒，上班前也喝酒，到底有什麼心事啊？

江有才 （仍不語，半晌，喃喃地）過兩天怕上不了班了。……

黃得發 怎麼？……是不是胡大頭來找過你？

江有才 你怎麼知道？

黃得發 （停了一會）嘿，那小子也來找過我……

江有才 怎麼，他們也要開除你？

黃得發 ……唔。

江有才 他也要你加入他們的傳習所？

黃得發 唔，不錯。

江有才 你怎麼想？

黃得發 你怎麼想？

江有才 我想靠不住，沒有那麼好的事，加入他們的傳習所，免費學技術，每月還津貼三塊大洋……

黃得發 得了，別說了，讓人家聽見了沒臉。……這兩天胡大頭逼得我好緊，一忽兒軟，一忽兒硬的，你別瞞他是咱們同鄉，他呀，只听財主佬的。唔，咱們湖北人啊，這輩子算完了，上面財主佬，下面福建佬，兩頭擠；他們兩家是一個鼻孔出氣，沒個好的。

黃妻從屋內出，指著林屋輕聲把林妻贈金事告訴黃得發。

黃得發 （勃然起立，對江有才）什麼？……你用了他們福建佬的錢？有才，你……（江有才不語）你真沒出息啊！你……

胡大頭邊上：“有才、有才！”見黃得發，詫異。